

温相◎著

清王朝二百六十七年皇族
内部残酷斗争全记录

帝国末戩



清代皇族

政治斗争史



東方出版社

D691/20

2008

温
相◎著

帝国末戩



清代皇族

政治斗争史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惠
装帧设计：艺和天下
版式设计：雅思雅特
插 图：关宝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杀戮——清代皇族政治斗争史/温相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1

(帝国三部曲丛书)

ISBN 978 -7 -5060 -3013 -7

I. 帝… II. 温… III. 宫廷-政治斗争-历史-中国-清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7703 号

帝国杀戮

DIGUO SHALU

——清代皇族政治斗争史

温 相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75 插页：1

字数：420 千字 印数：0,001 - 5,000 册

ISBN 978 -7 -5060 -3013 -7 定价：4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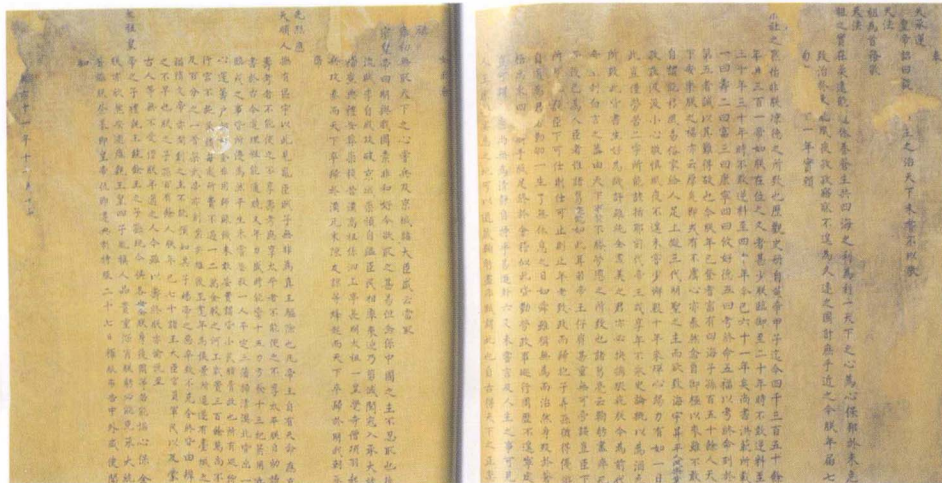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雍正秘密建皇储的谕旨曾安放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后面。

《活计档》书影，该书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活计档》中记载了康熙遗诏：传位于皇四子胤禛。这是胤禛被废后康熙曾经的决定。

第一章 囚弟杀子 /1

第一节 “船将”舒尔哈齐 /1

1. 建州军第二号人物 /1
2. 努尔哈赤诱杀舒尔哈齐 /4

第二节 褚英的短暂崛起 /10

1. 乌碯岩大战 /10
2. 谋废褚英 /13

第三节 代善失宠 /19

1. 代善上台 /19
2. 诡谲的“桃色风波” /22
3. “硕托外逃事件”内幕 /25

第二章 南面独尊 /30

第一节 皇太极崭露头角 /30

1. 如此“宠儿” /30
2. 扑朔迷离的阿敦下狱 /34
3. 皇太极弄巧成拙 /40

第二节 大妃阿巴亥殉葬 /42

1. “殉葬”的由来 /42



2. “殉葬”的侧面 /45

第三节 “三尊佛” /48

1. 皇太极即立 /48
2. 代善·阿敏·莽古尔泰 /51

第四节 全面宰割诸王 /57

1. 从“掺沙子”到“挖墙脚” /57
2. 皇太极“扔石头” /60
3. 幽禁阿敏 /63
4. 鲸吞正蓝旗 /67
5. 打压代善父子 /75

第三章 摄政代天 /84

第一节 多尔袞其人 /84

第二节 皇太极暴毙前后 /92

1. 议立新皇 /92
2. 多尔袞的“三把火” /98

第三节 削除异己 /104

1. 分化两黄旗 /104
2. 构陷豪格 /113

第四节 太后下嫁 /115

1. “皇叔父摄政王”与“皇父摄政王”
/115
2. 布木布泰的思考 /118

第五节 阿济格沉冤 /125

1. 多尔袞猝死 /125
2. 顺治的全面反扑 /129

第四章 阿哥争位 /137

第一节 康熙刻意扶植皇子势力 /137

1. 清初“政治后遗症”的延续 /137
2. 康熙肢解八旗旧有势力 /143

第二节 太子兴废 /148

1. 一废太子 /148
2. 二废太子 /159

第三节 雍正即位真相 /172

1. 雍正的政治手腕 /172
2. 雍亲王麾下的“四大金刚” /179
3. 胤禛悄然崛起 /185
4. 雍正获取皇位探秘 /190
5. 胤禛新皇储地位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 /207
6. 隆科多与“畅春园政变” /220

第四节 清洗政敌 /229

1. 胤禩集团收拾殆尽 /229
2. 年羹尧、隆科多的下场 /237
3. 斩草除根 /247

第五节 透视“弘皙谋逆案” /257

1. 乾隆即位的背后 /257
2. 弘皙为何谋逆 /261

第五章 垂帘风云 /268

第一节 兄弟反目 /268

1. 奕訢、奕訢争位 /268
2. “恭亲王”之谜 /282
3. 首轮贬斥奕訢 /287



帝
杀
戮

第二节 祺祥政变 /293

1. 重用肃顺 /293
2. 咸丰出逃 /301
3. 顾命体制的确立 /308
4. 热河密谋 /311
5. 慈安、慈禧、奕訢三驾马车格局的初步形成 /320

第三节 贬黜奕訢 /327

1. 慈禧连杀二臣 /327
2. 奕訢再度出局 /336
3. “炮打”奕訢与同治之死 /343
4. 慈安死因求证 /351
5. “甲申易枢” /359

第四节 悲情傀儡 /366

1. “帝党”和“后党” /366
2. “戊戌政变” /375
3. 慈禧末日 /381

后 记 /388



1. 建州军第二号人物

努尔哈赤 10 岁丧母(喜塔腊氏),继母那拉氏对前房子女甚为刻薄。19 岁分家别居的努尔哈赤因为所分家产微薄,无法维生,不得不另谋生计,以采集松子、人参贩卖到抚顺等地为生。这种贫寒的生活给努尔哈赤提供了锻炼、成长的机会,为此后丰富其政治阅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始终坚定不移地跟随在努尔哈赤周围的就是他的同母弟舒尔哈齐(一作速尔哈赤,排行第三)。

就在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兄弟穿梭忙碌之际,建州女真的政治舞台上发生了影响、改变他们一生轨迹的大事。继明嘉靖末期女真首领王台之后,建州右卫都督王杲成为万历年间女真族的风云人物。此人对明王朝并不恭顺,他和他的儿子阿台经常掠夺明朝边境的财物、人口,明朝对此头痛不已。王杲、阿台父子和努尔哈赤家族有着直接的姻亲关系,阿台的女儿即为努尔



帝 杀戮

哈赤的母亲，而努尔哈赤的大伯父礼敦又把女儿嫁给了阿台。这样一来，阿台就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兼姐夫的身份，这种貌似混乱的结亲关系反映了当时女真社会政治联盟的真实的一面。公元1574年（明万历二年），王杲再次挑起事端，残杀明朝抚顺备御裴承祖，终于激怒明朝统治者。这时明朝实际执政的是以推行“一条鞭法”著称的铁腕宰相张居正，张居正启用名将李成梁追杀王杲，王杲不敌逃窜，投到王台的门下，王台素以忠于明朝自许，当然不会放过这次立功的表现，就绑送王杲给明军，王杲就此送命。王杲死后，王杲的儿子阿台同明王朝誓不两立，以报仇为己任。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阿台联合叶赫部的清佳砮、杨吉砮扰乱明朝的边境，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下决心根除阿台这一祸患，便亲自带兵大举围剿阿台所部。李成梁颇有韬略，深知“以夷制夷”的道理，他了解到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和阿台有着亲属关系的同时却一直对明朝忠心耿耿，就让觉昌安、塔克世充当这次战役的向导，分化阿台的势力。果然不出李成梁所料，阿台很快全军溃败，本人也被斩杀。可是就在这时，明军听信尼堪外兰的谗言，误杀了本有功劳的觉昌安、塔克世父子，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兄弟转眼间便从明朝的支持者变成了明朝的仇人。

明朝知道误杀真相以后，虽然嘴硬不承认，可还是给了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作为补偿，还允许努尔哈赤承袭建州都指挥使的头衔。但是，努尔哈赤并不满意，他追问明朝的使者，为什么不把始作俑者的尼堪外兰交还过来？明朝使者眼见努尔哈赤如此得寸进尺，大感不满，他威胁努尔哈赤说：“我们将要帮助尼堪外兰在嘉班筑城，奉他做满洲的国主。”努尔哈赤立刻回敬道：“没有百年不死的人！”

努尔哈赤誓杀尼堪外兰为父、祖报仇，却得不到家族的回应。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三兄索长阿的儿子龙敦唆使努尔哈赤的盟友苏克素河萨尔浒部落长诺米纳的弟弟反对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长祖、二祖、三祖、六祖（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祖父的长兄、二兄、三兄、六弟）的子孙居然共立誓词要杀掉努尔哈赤，身为努尔哈赤堂伯的龙敦还指使萨木占杀害了努尔哈赤忠实的战友兼妹夫噶哈善。而当努尔哈赤准备收拾噶哈善的遗骨时，亲属中竟无人响应。可见，从当时的情况看，努尔哈赤可谓孤立无援、四面树敌。就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时候，一直站在努尔哈赤身边为其拼杀解难的应首推舒尔哈齐。

和长兄有着同样抱负的舒尔哈齐在复仇的路上越走越远，他跟随长兄

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在消灭尼堪外兰、哲陈部、完颜部、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等战役中，舒尔哈齐奋不顾身、一马当先，为统一女真各部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在明万历二十一年，努尔哈赤在和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一较长短时，舒尔哈齐再次展现了他优秀的军事才能，辅佐努尔哈赤一举击败对手，为努尔哈赤统一大业的推进补充了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舒尔哈齐的功勋卓著，所以，努尔哈赤给他的酬庸也不同寻常。公元1587年（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费阿拉称王，舒尔哈齐同时称“船将”。这在朝鲜国的《李朝实录》的宣祖卷中有详细记载。所谓“船将”，也就是俗称的“掌舵者”，努尔哈赤麾下掌军万余名，舒尔哈齐则有五千余众。从这时开始，舒尔哈齐成为努尔哈赤政治军事集团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开始确立。

随着努尔哈赤军事集团的不断扩张，舒尔哈齐作为第二号人物的名声也开始远播内外，连明朝、朝鲜国都对他礼让有加。万历二十五年七月，舒尔哈齐到明朝进贡，明朝招待他的礼节和招待努尔哈赤的相同，并且亲热地称他为“三都督”（舒尔哈齐行三）。不仅如此，当朝鲜国的通事（翻译）拜望努尔哈赤时，稍后也必须拜望舒尔哈齐。舒尔哈齐公开对朝鲜的使者说：“日后若有送礼，不可高下于我兄弟。”这位使者还亲眼目睹了舒尔哈齐所着服色“与其兄一样”。应该说，舒尔哈齐不论是着装还是对朝鲜使者的公开谈话，其实都是在努尔哈赤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努尔哈赤在创建自己的政权之初确实需要舒尔哈齐的鼎力支持，他赋予舒尔哈齐特殊的地位、权力也在情理之中。

除开舒尔哈齐的军功，还有就是舒尔哈齐不同一般的政治身份。努尔哈赤适时还没有准备和明朝决裂，所以，明王朝对待舒尔哈齐的态度对于稳固舒尔哈齐的地位也有一定的帮助。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舒尔哈齐迎娶乌拉贝勒布占泰的妹妹。万历二十七年和三十一年，舒尔哈齐两次将女儿送与乌拉贝勒布占泰为妻。舒尔哈齐还把女儿许给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为妾，并生有一子。当地有歌谣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然而，纵观舒尔哈齐的这几次婚嫁行为却并不是舒尔哈齐自己擅自而为，更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和努尔哈赤分庭抗礼的表现。努尔哈赤为了联络乌拉部瓦解叶赫部，自己也把女儿嫁给乌拉的布占泰，同时还迎娶了乌拉贝勒满泰的女儿阿巴亥（布占泰侄女，也就是后来的后金国大妃、多尔衮、多铎、阿济格的生母）。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努尔哈赤和乌拉部的联姻更多的是从政治上拆散叶赫盟军的角度出发，谈不上舒尔哈齐自立门户。至



于说道舒尔哈齐和李成梁家族的结亲，既有李成梁重掌辽东大局后拉拢分化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兄弟的一面，也有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兄弟通过结亲窥测辽东全局的另一面。

2. 努尔哈赤诱杀舒尔哈齐

可是，当努尔哈赤羽翼丰满、逐渐准备操控集团全局、全面树立个人权威时，舒尔哈齐也就不再是弟弟和战友，而成为他必须剪除的对象了。努尔哈赤削弱舒尔哈齐的势力是逐次展开的，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努尔哈赤征伐哈达部，舒尔哈齐自告奋勇领兵作为先锋。努尔哈赤只交给舒尔哈齐一千人马，由于哈达部防守严密，舒尔哈齐一时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便按兵不动。这就给了努尔哈赤整治舒尔哈齐的理由，他怒斥舒尔哈齐说：“这次出兵难道是因为城中的敌人没有防备吗？带你的兵到后面去。”努尔哈赤故意指给舒尔哈齐的路线使得舒尔哈齐所部受到城中哈达部的射杀，损失较大。这次动手整舒尔哈齐还只是从军事技术手段出发，比较隐蔽。万历三十三年，舒尔哈齐的妻子病故，李成梁等人对待这件丧事极为重视，给予舒尔哈齐亡妻十分礼遇，抚顺方面专门派人吊丧，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不满。因为从这一阶段开始，努尔哈赤和明朝的对抗已经逐步上升，舒尔哈齐和李成梁结亲原本作为窥视辽东战局的作用已然在努尔哈赤的眼中成为舒尔哈齐“挟外人自重”的本钱，那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努尔哈赤两年没有人贡明朝，却让舒尔哈齐作为他的代表向明朝表达“忠心”，舒尔哈齐受到的礼遇在努尔哈赤看来更加成为他进一步清洗舒尔哈齐的理由。一个受到明朝的支持，又在家族中处于第二号人物地位的弟弟，和他一样有着继承这个军事集团的一切的充分理由。公元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东海瓦尔喀斐优城的策穆特赫为了摆脱乌拉贝勒布占泰的控制，主动向努尔哈赤请降，努尔哈赤派舒尔哈齐会同自己的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大将费英东、扬古利、扈尔汉、常书等统兵3000前去迎接。在进军途中，忽有道道白光闪烁在军旗之上，舒尔哈齐大惊道：“我自幼领兵打仗，从未见到如此怪异的现象，想必一定是凶兆。”舒尔哈齐准备退兵，褚英、代善都不同意，坚持继续进发。在收复降众归来，突遭乌拉贝勒布占泰的偷袭，舒尔哈齐不愿与布占泰开战，就和常书、纳齐布在山下

逗留，褚英、代善领军大败乌拉兵。事后，努尔哈赤论罪于常书、纳齐布，要处死他们。当年努尔哈赤势单力薄时，只有噶哈善、常书、杨书（常书弟）几个人跟随努尔哈赤，常书对努尔哈赤说：“我等率先来归，请勿以编氓待之。”努尔哈赤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在对付叛将诺米纳时，常书还积极献策，使努尔哈赤得以除掉其人，常书的弟弟杨书深得努尔哈赤的信任，还把妹妹嫁给了他。以后杨书病故，努尔哈赤亲自前往祭祀，又将女儿许给杨书的儿子达尔汉为妻。常书本人也曾和努尔哈赤有过婚约，只不过因为辉发部的首领拜因达理的请求才有所改变。从这些事实看，常书与努尔哈赤的关系非同一般，然而，因为常书和舒尔哈齐走得比较近，成为努尔哈赤扳倒舒尔哈齐的障碍，早已为努尔哈赤所不满，这次正好借机除掉。舒尔哈齐大抵看出乃兄的不怀好意，就挺身而出说：“如果把他们杀了（指常书、纳齐布），如同杀了我一样。”努尔哈赤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将舒尔哈齐和常书等人一网打尽，所以，顺水人情地将常书开释，可“自是上不遣舒尔哈齐将兵”^①，间接地剥夺了舒尔哈齐领兵的权力。

这次兄弟间的冲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舒尔哈齐怯战引发的，实则不然。努尔哈赤曾经针对海西女真四部（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的消灭方式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说：“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可尽灭乎？”^②也就是说，努尔哈赤也不赞成一朝一夕地解决乌拉部的问题。努尔哈赤集团和乌拉部五次婚约、七次结盟，从努尔哈赤、舒尔哈齐他们自己来说，和乌拉部的关系也是千头万绪。况且，在这次出行前夕，努尔哈赤并没有明确交代要和乌拉部交恶，这也是舒尔哈齐不愿意主动迎击乌拉兵的原因之一。如果按照旧史的一些看法，把舒尔哈齐的这种情绪看做是畏缩不前、自行招祸，显然是低估了努尔哈赤清除异己、巩固权威的初衷。从明万历十一年五月努尔哈赤凭借遗甲十三副起兵，到万历三十五年，整整 24 年的时间里，几乎看不到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下，舒尔哈齐有过怯战、懦弱的表现，在舒尔哈齐还不足 20 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跨上战马随同乃兄在战场上拼杀驰骋，有关史料上说舒尔哈齐是“自幼随征、无处不到”^③，不但英勇善战，而且“得众心”^④，声

① 《清史稿》卷 215，《舒尔哈齐传》。

② 《满洲实录》第三卷，第 14 页。

③ 《满洲实录》第 126 页。

④ 朝鲜李民奭著：《建州闻见录》第 42 页。



帝 杀戮

望都在诸兄弟子侄之上。女真开国唯以军功是瞻，如果舒尔哈齐没有足够的战绩是很难在战争年代中和努尔哈赤并驾齐驱的。从后来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贵”为努尔哈赤、皇太极子孙的满洲皇族中，没有军功作为陪衬，终其一生没能进入“入八分”贵族行列的大有人在。最耐人寻味的就是，在这次战役之后，舒尔哈齐竟然获得努尔哈赤颁赠的“达尔汉巴图鲁”的荣誉称号，我们都知道，“巴图鲁”是勇士的意思，如果这场战役中舒尔哈齐真的怯于外战的话，那么这种赏赐又从何而来呢？于此看来，舒尔哈齐没有像褚英、代善那样积极主动地迎战乌拉兵并非一时的怯战，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在实际战场的厮杀中，舒尔哈齐也未必如同旧史那样描写的止步不前。只不过，他没有料到这件事立刻被乃兄努尔哈赤抓住，成为将其踢出政治核心的一个巨大把柄。

以往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讲舒尔哈齐同明朝的关系不错，他反对努尔哈赤背叛明朝自立门户，因此和努尔哈赤反目。从已有的史料看，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未免牵强。舒尔哈齐作为努尔哈赤的主要辅佐者，始终坚定无二地追随努尔哈赤，在对待明朝的态度上，唯一能够证明舒尔哈齐与明朝关系较为亲近的例子，就是他和李成梁家族的联姻。然而，这次联姻的时间应该是在万历三十三年之前，而且像这样十分具有政治含义的婚姻，舒尔哈齐没有可能不禀告乃兄知道，努尔哈赤也不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认可和李成梁的联姻。众所周知，李成梁是间接酿就觉昌安、塔克世之死的主要凶手，又是阻碍建州女真发展的一块拦路石，面对这样的强手，舒尔哈齐即便是再想结好明朝也不会这样冒大不韪的。况且纵观舒尔哈齐家族的几次政治婚姻，都是和努尔哈赤的政治、军事进程同步进行，从无例外，包括和乌拉部的结亲，所以，把和李成梁家族的联姻看成是舒尔哈齐结好明朝的唯一例证似属单薄。至于说道舒尔哈齐入贡明朝，那就更是在努尔哈赤知情的情况下，很难说这是舒尔哈齐挟明朝以自重的证据。就和明王朝的关系而言，努尔哈赤也一直在扮演着两面角色，因为清取代了明，所以这一段历史素来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然而，今天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一些零星的史料中记载着努尔哈赤表示自己效忠明朝的决心和行动。孟森所著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第210页中明确写着：努尔哈赤对明朝的忠心：“忠于大明、心若金石。”当木扎河部头领克五十杀害明朝的指挥刘斧以后逃往努尔哈赤处，努尔哈赤

还杀掉克五十表示对明的效忠。^⑤这件事发生在明万历十七年，而两年前努尔哈赤就已经在费阿拉称王了。万历二十年，努尔哈赤还接受明朝赐封的“龙虎将军”称号，而这一称号此前只有王台获得过。这点说明在万历二十年前后，明朝和努尔哈赤的关系进入一定的蜜月期。从万历二十一年开始，努尔哈赤大量入贡明朝，就在舒尔哈齐被杀之后的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努尔哈赤还在继续入贡明朝，关于此事，《明神宗实录》第488卷中记得清清楚楚颁给努尔哈赤的赏赐。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仍旧入贡明朝，同一年的明朝辽东镇守官员给明朝中央政府汇报努尔哈赤时还说努尔哈赤“唯命是从”。按照有关史料的统计，努尔哈赤平均每3年向明朝入贡，所以，舒尔哈齐代表乃兄入贡明朝怎么能够简单地归结为单独结好明朝呢？而明朝对舒尔哈齐的恩赏又怎么能够简单地说是成舒尔哈齐挟此自大呢？

如此整治舒尔哈齐，只有一个理由可以成立。那就是努尔哈赤的政治卧榻之侧，是不容他人酣睡的。这里面除开努尔哈赤走向集权化的必然性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努尔哈赤的个人性格和品质。史称努尔哈赤其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亲爱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⑥。努尔哈赤在万历三十四年被蒙古喀尔喀五部推为“昆都伦汗”，其地位已经从满洲之主向满蒙之主迈进，为了全面树立个人的权威，铺平传之子孙的政权道路，舒尔哈齐的存在已经如梗在喉，所以，必须迅速地除掉舒尔哈齐才能完成以上的既定思路。就在称昆都伦汗的次年，明万历三十五年，努尔哈赤就借口怯战贬斥舒尔哈齐，舒尔哈齐这时才看清乃兄的真实目的，不免口出怨言：“这样苟活，还不如死去。”努尔哈赤并没有因为弟弟的怨恨而检点自己的行为，相反进一步变本加厉地打击舒尔哈齐的势力。面对兄长的咄咄逼人，舒尔哈齐选择了外走他途的办法，他和三个儿子商量到黑扯木另立门户。努尔哈赤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不动声色。因为黑扯木地处要冲，既和乌拉部相邻，又北接叶赫，同时距离明朝的边境重镇铁岭不过八十几里的路程，如果这个时候急忙动手很有可能激变舒尔哈齐。因此，努尔哈赤不但没有火冒三丈，反而继续给弟弟派去明朝入贡的差使，明万历三十六年，舒尔哈齐最后一次入贡明朝，这次明朝给他的礼遇非常之高，舒尔哈齐是以建州右卫首领的资格入觐的，明朝也准备利用他的这个资格重新分化建州女真。舒尔

^⑤ 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第16页。

^⑥ 《建州闻见录》第34页。



哈齐这次到北京一直住到第二年的一月才北返，差不多逗留了一个月的时间，等到他回到辽东以后即往黑扯木居住。舒尔哈齐和明朝的交欢以及他径直前往黑扯木定居的事实让努尔哈赤感到事态已经刻不容缓，如果不积极扑灭舒尔哈齐这股分流的势力，那么日后对满洲的统治将无以定论。因而，努尔哈赤很快撕去原本伪装的面纱，亲自出面饬令舒尔哈齐归来，但是遭到舒尔哈齐的拒绝。舒尔哈齐进京入贡是不是真如努尔哈赤及其子孙编造的那样是在寻求明朝的庇护呢？从当时的军事实力看，努尔哈赤已经掌握了30000人以上的精锐部队，明朝的边境能够一次投入作战的兵力相当薄弱，甚至不足8000人，以舒尔哈齐长年的征战经验，他不会不知道明朝的军事力量似不足以对他做分庭抗礼之后的全面保护。舒尔哈齐另立黑扯木的理由只不过是躲避乃兄的凌逼的锋芒，在努尔哈赤于万历三十七年三月动手收拾舒尔哈齐的过程中，舒尔哈齐始终没有正面的抵抗，努尔哈赤连续杀掉舒尔哈齐的儿子阿尔通阿和扎萨克图，并把舒尔哈齐的部将武尔坤烧死，舒尔哈齐仍旧没有拼死对抗。这种奇怪的应对从侧面又告诉我们说，舒尔哈齐并不想真正反对乃兄，他的出走既是努尔哈赤的逼迫，也是出于种种无奈，或可说是一种生存的本能。

虽然杀了舒尔哈齐的儿子、部将，但是，对于舒尔哈齐本人的处理，努尔哈赤还是颇费一番脑筋的。因为舒尔哈齐不同于其他人，直接杀掉他显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当时努尔哈赤还没有和明朝撕破脸，说舒尔哈齐通明自然没有道理，而仅以舒尔哈齐的两个过失就此杀掉这位开国的“船将”，不要说家族内部人言啧啧，就是外面诸如明朝、叶赫等势力也要予以过问。努尔哈赤最后给舒尔哈齐准备的是“虐杀”。他利用舒尔哈齐身上还存留手足情深的幻想，把舒尔哈齐诱骗到预定的地点，然后囚禁起来。据史料记载，囚禁舒尔哈齐的地方“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⑦对于舒尔哈齐身边的勇士，努尔哈赤假借舒尔哈齐的命令，召入杀害。明清史专家孟森也认为舒尔哈齐的死是“实乃（努尔哈赤）杀之”^⑧舒尔哈齐死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时年48岁。舒尔哈齐的死讯传到明廷，明朝给予高规格的追悼活动。但是，舒尔哈齐虽死，努尔哈赤家族和舒尔哈齐家族的恩怨纠缠却并没有完结，直到多年以后爆发在皇太极、阿敏之间的政治绞杀中还贯穿着

⑦ 黄石斋：《建夷考》。

⑧ 《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第182页。